

职业教育的理论创生、文化创化与实践创进

张 健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职教研究所,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职业教育发展是依赖多要素砥砺赋能的共生、共进、共创的过程。理论创生奠定理论基础、发挥指导作用,是由整合论、跨界论、适配论和类型论构成的。其中,整合是职业教育的方法论,跨界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论,适配是职业教育的规律论,类型是职业教育的特色论。文化创化是职业教育育人手段方式的升级版和根本趋从。“创化”是创新转化及创造化用之意,其方法是:创化是人才培养的润育机制,创化是哲学维度的扬弃创新,创化是职教特色融合化界。实践创进是创新推进之意,创新是推进的手段,推进是创新的目标及其实现。职业教育实践创进的应然取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实践落地创新的下位创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三化”创进,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协同创进。

关键词:职业教育;理论创生;文化创化;实践创进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章编号: 2096-6725(2024)02-0001-1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5903/j.cnki.jniit.2024.02.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职业教育发展同样必须把“第一动力”和“创新驱动”作为“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砥砺赋能其共生、共进、共创的过程。本文拟从理论创生、文化创化、实践创进三个维度阐释职业教育辟新路、赋动能的“三创”路径。

一、职业教育的理论创生

“所谓理论,正是以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方

式抽象所得的规律以及对规律的表述。”^[1]“理论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成果……并以相应的概念、范畴、逻辑等方式加以表达,从而形成学术理论。”^[2]孙正聿认为,理论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概念系统,是逻辑化、系统化的概念体系^[3]。理论的价值在于:“知其然”的澄明认识本质的作用;引领和规约发展方向的作用;诊断、研判和指导实践的作用;预判未来及趋势走向的作用;质疑、反思、批判的作用;启迪开悟创新的作用^[4]。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国职业教育要想“登峰”,要想由跟跑、并跑到领跑,仰视、平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推进策略与政策供给研究”(编号:BJA230036)。

作者简介:张健(1955—),男,山东郯城人,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会学术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整合及课程论。

到俯视,自觉地为教育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就不能没有理论创生和助力。从职业教育本身看,其育人实践活动不独是主体实践力量的客观化、外在化和现实化的确证,也必然包孕对教育的价值、意义、方向、原则、方法等的追问和反思,这就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理论属性和品质。

职业教育的理论创生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指由一定数量并且相互联系的因素所组成的统一体^[5]。职业教育理论创生必须以系统观念为指导,系统思维为内魂,系统的实践要求为切入点,遵循职业教育的规律、本质、特征、类型、方法等,架构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论创生体系是由整合论、跨界论、适配论和类型论构成的。其中,整合是职业教育的方法论,跨界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论,适配是职业教育的规律论,类型是职业教育的特色论。

(一)整合:职业教育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理论体系或系统,它可以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元范畴,是特定领域的“道”。方法论就是论方法,它是关于方法的学问,是方法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方法论是所有方法背后的更深刻、更稳定的机制,更抽象、更高端的规定,是方法的升华和概括。它是方法之上的方法,是方法之道,是处在顶层的、更为根本性的、上位性的、带有更大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方法。对职业教育而言,最重要的“道”、规律、本质、方法论就是整合。

“整合是事物的统整、融合、浑成而形成的合目的价值整体的创新建构过程。……整合是职业教育的哲学方法,整合是职业教育学科建构的基石,整合是职业教育的存在方式,整合是职业教育的内在本质。”^[6]它是职业教育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世界观而言,职业教育观世界、看教育、诠释各种现象和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根本观点是整合;就方法论而言,职业教育应对其问题、挑战、发展的规则、结构、功能、过程、关系、实践的根本方法也是整合。职业教育就是一个以整合为本的“道术器”方法体系,上位的是统摄性的整合理论、哲学之道(方法论);中位的是由此衍生出的整合之术(各种具体的方法);下位的是以术(方法)为指导的人才培养、育匠造器的生动实践。反过来,形下之器的育人的整合实践孕生整合方法,整合方法的凝练、集成,理论化、系统化又概括抽象成整合之道。这构成了一个以道为本、以术行道、以术御事,反之又是以事成术、以术行事、以道为归的交互作用、循环的过程。

整合理论的创生主要靠如下几点:一要唤醒整合思维自觉,让整合成为职教理论的统摄存在、理论习惯和精神机制,并将其作为总方法论和指导思想写入国家政策、制度文本,在践行中形成职业教育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成为“无须提醒”的职业教育理论自觉和文化品牌。二要创新完善职业教育整合的理论体系。2015年笔者撰著的《高等职业教育整合论》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奠定了整合理论系统研究的基础,后来获得了第三届“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但这远远不够,还须职教学人革故鼎新,进一步创新、优化、完善,夯实其作为职业教育核心根本理论的地位和影响力,植入人的心灵,使其成为职业教育的理论标高和根本的发展方式。三要在实践层面创生职业教育整合的实践机制和模式。纵观职业教育的政策和实践,凡是能被人铭记、“点赞”的亮点都是整合创新的产物。如产教、校企、工学、知行“四合”基本制度,“三融”战略,“四链”衔接,以及市

域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无一不是整合的产物。从实践看,邢台职业技术学院提出的“产教四合、工学四化”人才培养模式,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凝练打造的“融善”文化品牌,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整合理论凝练创生的“校企军共生融合、产学研赋能融合、岗课证一体融合、教学做实施融合”“四合融通”协同育人创新模式,获得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这些实践整合的范例不仅在提质培优上发挥了出色的育人功能,而且作为理论之本、之源,也为理论创生优化、砥砺赋能厚实了底蕴,强化了根基。

(二)跨界:职业教育的本质论

职业教育跨界理论与交叉学科理论属于近亲和衍生关系。它是基于人才培养类型变化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的理论范式,是构成职业教育的多元边界或要素融合、交叉、渗透而产生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机制^[7]。职业教育跨界理论发轫于职教先达黄炎培。1926年,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时就指出:“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这一阐释虽然没有明确给定“跨界”概念,但意涵尽在其中。当今最早提出职业教育跨界论的是姜大源。2009年,他在《职业教育立法的跨界思考——基于德国经验的反思》一文中提出:“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教育类型,跨越了职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界域,……职业教育的立法必须打破在企业里办培训或者在学校里办教育的思维,形成系统集成、跨界的理性思维。”^[8]至今,跨界论已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理论收获和范式。

跨界是职业教育本质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求证:第一,从概念内涵来看,“事物的本质是事物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及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9]。与定界的学科教育或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跨界性决定了其类型教育的性质、融合化的生态面貌,并赋予了它创新发展的复合动能。它是事物深层次的、内隐的、必然联系的根本性质。第二,从哲学和逻辑学视角看,“界”即界域、边际,指不同事物的分界、边缘,亦指事物划分和区隔的界限等,与哲学的“度”相近,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度是事物变化的界,界是事物区隔的度。“界”可以视为事物保有其外延的范围,一旦跨界就会导致与其他事物外延的重叠、交互、融合,从而引发事物内涵的变化。因此,跨界必然会引发事物的质变。这是跨界构成职业教育本质论的机理和依据。第三,从规律论的视角看,跨界决定本质,它是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研究跨界,就要研究它对本质生成的决定性影响和作用。对职业教育而言,跨界决定了职业教育的质态,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形式,也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实践。非跨界无以彰显其教育特色,非跨界无以构成教育与经济的交融进而砥砺支撑经济,非跨界无以创新以为进、守正以超越。

创生职业教育的跨界理论必须回应以下五个基本问题:一是“谁来跨”?这是“跨”的主体问题。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复杂体系,核心主体有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外围主体有行政企校多主体,还有政校企行研园等更多主体,构成一个由内而外主体不断增加的圈层结构。二是“为何跨”?这是“跨”的价值问题,它涉及职业教育跨界的学理依据、意义皈依和效用衡定。三是“跨什么”?这是“跨”的内容问题,关系到对“界”的认定、跨界主体的确认、为何要跨此界而非彼界等问题的认识。四是

“怎么跨”?这是“跨”的方式问题,也是最具活性和挑战的理论创生维度,它随着跨界实践的发展推进而不断得以创新跟进。五是“跨得怎样”?这是“跨”的效果及评价问题,即要追问跨界的主观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客观现实性结果,应如何评价、用什么样的标准评价跨界的作为和效用?通过这样的“复检”,发挥反馈调节作用,以便形成良性循环。这五个基本问题构成了跨界理论建构的结构体系和逻辑框架,每一个问题的展开都有着丰富的内容。

(三)适配:职业教育的规律论

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联系是事物关系的表现。“从根本上看,物的本质是结构性的,表征为一种内部联系;事的本质是行为性的,表征为一种运动关联或行动序列;事物的本质是关系性的,表征为一种内外部关系的相互规定。”^[10]世界就是关系共同体,规律和关系是彼此同质互构的概念,规律就是本质关系的表征。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和本质之间的关系。”^[11]本质的关系是事物内部的关系,本质之间的关系是事物外部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命题,这是“适配”理论研究的政策由来。适配,适应匹配之谓也。研究适配就是研究职业教育关系的适洽、适应、适契,就是研究职业教育与关系规律的匹配、融合与贯通。

职业教育适配理论的创生建基于符合其本质关系的规律之上。潘懋元认为,在诸多的教育规律中,有两条规律是最基本的:一条是关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规律,称为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另一条是教育和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称为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外部关系规

律可以表述为“教育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内部关系规律可以表述为“教育要与人的发展相适应”^[12]。黄景容认为,职业教育规律有三,即“职业教育与人的发展需求相适应规律,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规律,职业教育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相适应规律”^[13]。创生职业教育适配理论,可以从本体论、价值论、实践论、境界论几部分入手,形成逻辑架构。

一是依循规律关系,创生适配本体论。本体论是一个哲学概念,原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探讨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职业教育的适配本质上是讲对环绕它的各种关系的适应和匹配,尤其是对“本质和本质之间”的规律关系的遵循和适配。这是构成职业教育发展依据的终极本体。职业教育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系统“互成系统”,它是在与内部诸要素的紧密交互和外部诸系统的动态交织过程中,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自身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系统关系建构可以从外在的经济社会关系适配、职业教育自身内部关系适配、人本身的发展成长规律适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适配的多元视角切入,由此构成的职业教育多元关系适配体系必将有助于职业教育在适规遵道、关系互洽的发展环境中高质量发展。

二是澄明适配意义,创生适配价值论。创生理论,价值论的追问不能缺席。价值论就是论价值,是人们关于价值问题的总看法和基本观点,主要考量价值满足主客体需要的程度、意义和效用。从关系论角度看,职业教育多元关系的相互作用本质上就是价值作用、价值追求的过程。价值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动力源。广义地说,职业教育适配理论的价值有内涵推进价值、赋能发展价值、实践助力价值、砥砺

创新价值、格局新创价值、特色生成价值、协同创进价值等。狭义地看,“适配理论是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理论根基,适配理论是职业教育补短板的本真理论,适配理论是指导职业教育发展的引领理论。”“适配理论之于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的重要在于:澄明认知、洞穿本质、高瞻取势、实践引领。”^[14]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实践才能意义明、动能强、效用好。

三是研究适配方法,遂行适配实践论。适配实践论研究怎样适配而行其所是,一要抓准适配践行关键点。任何适配实践都是由点上切入的,必须找准切入点,才能有效推进适配实践。如“立德树人”的目标适配、“产教融合”的制度适配、“双师队伍”的保障适配、“人职匹配”的就业适配、“文化育人”的素养适配、“模式建构”的方法适配等,这些都是值得适配理论研究的对象^[15]。二要创生适配实施方法。方法是实践手段、工具,是怎样适配的核心指向。适配理论研究要搜集职业教育方法创新、优化适配的典型案例,从中凝练出普适高效的方法,用以指导职业教育增强适应性的育人实践,并加以推广应用。

四是研究适配性状,创生适配境界论。在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要想与新发展格局有序、和谐、深度相融,增强自身适应性,就需要在适配论研究中,研究我国职业教育多元适配性状,关注和改善适配存在的问题,追求适配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的规定和特征表现为:在目标诉求上,要锁定服务职教强国建设、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大目标,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这是应然战略境界;在价值取向上,要紧密对接和适配社会经济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在关系形态上,要建构一种和谐有序的共生关系,外在适配要形成紧密的关系

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育人共同体,内在适配要激发内生动能、实施教学变革、共促创新发展,形成学校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笃行创进的善治局面;在个体适配上,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柳宗元),塑造“完全之人物”(王国维)、“健全之人格”(陈鹤琴),致力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完善、能力增长与出彩,达至人才培养的个适性境界。此外,适配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没有终点。它不断生成,又不断被打破,因而适配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建构一打破一再构”的循环往复、螺旋递升的动态过程,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永恒追求境界。适配理论境界论一定要从这些逻辑维度构筑适配论的标准,创生其高端境界,引领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发展方向和践行目标。

(四)类型:职业教育的特色论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二十条”)明确认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将类型教育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予以肯定,奠定了其无可撼动的法律地位。这为创生职业教育类型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政策、法理依据,也成为学人们必须承载和完成的使命担当。类型理论的创生必须由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入手,由基本问题的研究突破,形成一定的理论成果,然后进行结构化的逻辑集成,生成系统化的类型理论。

一要研究类型与特色的关系。对于“类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它是由各种特殊的事物或现象抽取出来的共同点构成的类别。职业教育类型就是基于职业教育共同特征结构而成的种类。特色是事物的特征和本色。

它是人或事物所彰显出来的独特之处和特色要素汇聚集成而最终构成的类型。就是说,类型与特色在意涵和属性上是同质、同构、同一的。特色是类型的内涵,特色类聚成类型;类型是特色概括,类型解析成特色;特色决定类型,类型统摄特色。创生职业教育类型理论首先要研究职业教育的特色,特色明确了,类型化的内涵就清楚了,类型化研究的“重头戏”就落地了。

二要研究职业教育体系化建构。一个成熟完善的教育类型必然是体系化的,中高本硕博的学制体系必须完整或基本完整。徐国庆指出:“独立形态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以类型属性的确立为前提,而类型属性的最终确立又要以独立形态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物质基础。”“只有在学制层次上完整了,职业教育才能成体系。而只有完整的学制层级,职业教育的办学地位才有保障。”^[16]这是类型确立的根本前提。

三要研究职业教育的分类依据。笔者认为,职业教育之所以成为类型教育的逻辑依据如下:性质上是跨界整合教育;分类上有明确依循和界定;有独特的认知和学习方式;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特色;条件上有形成较为完备的学制体系;技术上有构成类型教育的核心内容;场域上有独特的施教规范和方式。

四要澄清类型与层次的关系。类型和层次是相伴而生的对应概念。最初职业教育的类型说不被认同,职业教育被认为是普通教育中叨陪末座的层次。职业教育类型说的确立是对层次说的突破和超越,但并没有解决类型与层次之间缺乏自明的关系和相互混淆的问题。即便就职业教育自身看,也存在“类中有类、层中有层、类中有层、层中有类、类层交织”^[17]的情形,所以必须研究职业类型和层次

的关系。

五要研究职业教育的核心特色。如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四合”研究,是职业教育类型的核心特色、根本特色,已成为国家层面认同的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和基本经验,然而相关研究还存在“喊得多而做得少,叫得响而研得浅”的情形。学界一定要就这一研究内容进行深细高精研究,对每一组份或要素都要展开独立分化的深入研究,并在成果翔实、内涵丰厚、研究深透的基础上,再进行逻辑整合和总装,构建真正类型适配的、系统化的、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本真理论,推动职业教育类型学和职业教育类型论的问世。

二、职业教育的文化创化

(一)创化的意涵

对职业教育而言,文化既是育人目标,也是培养手段;既是精神理念,也是指导思想。“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人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示的、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及其成果。”^[18]在教育领域,文化是教育主体在对教育对象培养塑造过程中双向创化而产生的积极成果。创化这一合成词是一新异组合,其中,“创”者乃创新、创造之谓也,“化”,尤其是创化组合的“化”,则须费点笔墨加以说明。“化”是学术术语中一种常见的后缀,一般用来将名字或形容词动词化,赋予其“使动”和“转化”的意味,表达的是“(使)事物的性质或形态发生改变”^[19]。也有学者强调,“化作为名词,化是境界,是目标;作为动词,化是过程,是手段;经过润化之后,化又成为名词,是效果,是化境”^[20]。“创化”可以解读为创新转化、创造化用等之义。

(二)创化的本质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的内部联

系和存在依据,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向。创化的本质具有多元规定性。

其一,从生成方式看,创化是一种方法。创化是一种使事物的性质或形态发生改变的机制,其改变的逻辑机理在于创化以一种方法规定作用于人们做事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使之发生人们期待的改变与转化。

其二,从价值属性看,创化是一种创新。创化落脚在“创”字上,就是强调其创新性。譬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创化。这个过程一方面强调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和方法的指导,另一方面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在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中来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成功的创化范式,应当成为职业教育文化创化的学习典范。

其三,从方法角度看,“化”是文化育人的主导方法,也是与之最适切、最匹配的方法。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的讲话中引用古人的话,指出“文者,贯道之器也”,要“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21],而“贯道”的方式非“化”莫属。职业教育创化育人就是要化知入心、化技为能、化德铸魂,培优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其四,从功能角度看,创化是文化现代化的手段,是使文化升级、进步、发展的手段。而文化现代化就是文化演进升级的最高境界,其实现的手段就是创化机制。离开创新转化的手段加持,文化就会失去发展的动能和依据,就会僵化、内卷、停滞。

(三)创化的方法

职业教育创化具体方法的寻绎是一个包孕创新、起底方法的过程,只有找到具体有效的方法,才能形成方法自觉、行为自觉,创化的践行才能以术御事、落地见效。文化创化的

方法因切入的逻辑视角、维度不同构成多元格局。

其一,人才培养维度的创化是一种润育机制。这种润育创化的价值、方法、特点、关系、效果是何、如何,都需要澄明和彰显。从价值追问看,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核心职能是人才培养,人的培养和教育是最讲究方法的。“人是教育的灵魂,教育也必须触动人的灵魂。”^[22]而最能触动人的灵魂的、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润化育人。“中国传统文化在进行文化整合时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文化浸润’。”^[23]以自然物象比附,春雨和土地就像文化育新的条件与环境,嫩芽在春雨润育后破土而出,代表新的文化生命的诞生。所以文化育新创化是最适契职业教育文化育人、以文化人、以文塑人的方法。从机制关系看,润育是创化的一种典型形式,也是文化化人的不二选择,其相互关系是创中有化、化中有创,相互依存、相互生成。其功能关系是“创”赋能“化”,赋予润育创新的品质;“化”玉成“创”,支撑润育创化效果的实现。从润育特点看,“润”是一种柔性的渗透与内化,一种“文火出药”的慢熬和析出,比之简单粗暴的大水漫灌、“急火出菜”的爆炒上桌,润的节奏和效果显然更加入脑、入心,它是入情、入魂的化人,更加符合创化的真谛和规律。再从润化的效果看,文化润化是作用于人心的润育,强调灵犀相通、情感共生、对话和谐的场境再造和氛围相容,追求的是心领神会、深思开悟、心悟神通,起到深度感悟、深刻记忆、植入心灵的内化之效,比之那种生吞活剥、死记硬背、食而不化的育人方式,其效果可谓判若霄壤。“润育”之创化是一个浸润、渐进的过程,最适用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立德树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不是锤的打击,是水的载歌载舞,才能使鹅卵石臻于完善。”这种以上善之水形塑鹅卵石的过程,就

是以文化人、育人的形象表征和外在启迪,其“润”的智慧、“化”的效果,正是文化创化所追求的目标与高境。

其二,哲学维度的创化是一种扬弃创新。“扬弃”是一个哲学概念,是辩证否定的精髓,体现了旧事物向新事物质变的逻辑机理。严复说:“非旧无以为守,非新无以为进。”^[24]“扬弃”就是在弃旧中扬新、在扬新中创进的过程,是新旧文化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存优汰劣、推陈出新的辩证否定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创化,就是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马克思说过,任何领域的发展都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存在的形式^[25]。否定从前,意味着生成当下,意味着新旧事物的交接和兴替。没有否定,就没有质变,也就没有事物的前进和发展。否定过后必有新事物的诞生、新质性的生成,这就是创化之果,就是否定之否定辩证规律对文化创化机理的哲学诠释。以职业教育争讼有年的层次说和类型说消长过程来看,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否定扬弃的案例。层次说把职业教育当成普通教育的补充,认为它是比普通教育等而下之的“二流教育”。这样的鄙视定位和悖谬认知是层次说对职业教育的污名化,而污名既久又似乎更加强化了层次说的“合理性”。类型说以强力的批判精神为职业教育正名,认为职业教育是另一类型的教育,绝非普通教育的追随和附庸;同时,职业教育又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样的争议和抗辩相沿既久,直到“职教二十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才画上句号。这就是类型说对层次说的“扬弃”之化,是职业教育隶属何种文化之争的拍板定谳。

其三,职教特色维度的创化是一种融合去界。职业教育文化是一个系统,从哲学层面看是整合文化,从特色角度看是类型文化,从关

系维度论是适配文化。理论之化是化入实践和自身的建构更优化、更完善;特色之化是类型定位更坚定,特色本真更鲜明;关系之化是与职业教育内外部规律交互更紧密、更适洽。这是职业教育文化创化的总体格局与构想。这里仅从类型特色维度切入,以职业教育的“三界说”举证说明其特色生成和创化的过程。所谓“三界”,即定界、跨界和去界。定界指学科教育的特征,因为它的教学空间定点于课堂,教学内容定位于知识,教学过程定格于教师主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课堂中心、知识中心、教师中心“三中心”)。跨界是职业教育的核心特征,是职业教育的实然属性和状况,它描述了职业教育的产教、企校、工学之界。但确界的目的不是为了守界,而是为了破界、去界和化界。“去界”是职业教育的应然追求,它就是融界,是弥合界、消除界的化界融合。因为只有跨界的要素融合,才能形成相互化入、融为一体的格局,形成协同共育的合力,达到一体化整合、零距离融合的境地。可以说,由定界到跨界再到去界、融界或无界,体现的是职业教育的创化之境和特色升华。

三、职业教育的实践创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时代砥砺实践创进,实践创进成就时代。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的总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领域,我国古代则称实践为“实行”“践履”。职业教育实践主要指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和问题解决的各种行为方式和育人活动,是育人实践主体的智慧、能量、资源等发挥、运用、展现的现实化过程。创进是创新推进之意,其中创新是推进的根本手段,推进是创新的目标取向及实现,二者统一、交互、共促。当下,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

到了新旧动能转换要求职业教育实施创新驱动的阶段,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职业教育破除传统项目驱动、资金驱动的发展路径依赖,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力^[26]。

(一)职业教育实践创进的价值

实践创进指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种行为实践和创新活动,它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指向理论本源的价值。实践创进是理论之根、之源。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7]。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没有实践创进,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指向发展和实现方式的价值。实践创进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实现方式。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8],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9]。职业教育实践就是改变世界,使人才培养得以遂行,人口红利由“期货”变为“现货”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靠下位的脱虚向落地实践,才能将教育生产力转化成发展力^[30],实现职业教育以及社会经济的创进发展。三是指向创新驱动的价值。实践创进内在包孕了实践创新的意涵。实践创新是指在实践中运用新思维、新方法解决问题和推进发展的过程。它是推进实践创进和发展的核心动能,是突破发展瓶颈、问题困境、内卷无奈的高效手段。实践创进以发展进步为目的驱动创新,反过来,创新又砥砺和赋能实践的成功,增强实践创进的自信和力量,决定着实践的成效、质量和程度。就是说,创新推进实践进步和发展,而“发展及其成果拓展着实践对象、强化着实践功能、创新着实践手段、表征着实践水平、提高着实践效

率、克服着实践问题”^[31]。

(二)职业教育实践创进的方式

实践创进是职业教育基于创新推进实践的基本方法,是指向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大有作为、优化实践的策略系统,考量的是我们的认知水平、实践智慧和创新能力。理论上说,实践创进的方式是多样甚至无限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选出适洽匹配、创新高效的精准方略。

1. 职业教育实践落地创新的下位创进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很大程度上属于政策主导型叠加市场配置型。政策主导依靠的是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引领和驱动,体现着国家意志、战略主导的宏观统筹和上位引领,依靠的是国家智库、学界精英和顶级专家的卓识和智慧。这种依凭政策、制度等“看得见的手”的统驭、指挥的发展定向和实践引领,可称之为“上位创新”。上位创新指国家理论政策、制度安排层面的引领创新,可以是一种创新思想、一种理念意图,也可以是一个逻辑框架、一个笼统要求等^[32]。这样的创新是引领职业教育实践创进的指南和航标。董云川指出:“教育研究瞄准国家战略、呼应政策指向,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职责所系”,这样的研究立场和选择站位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如果过分关心‘大’的现实问题,只在宏观论域或‘项目指南’层面与潮流主导应节合拍,很可能令教育研究本身远离生命活态而流于浅表,最终难能真正有效回应‘大’问题”^[33]。所以,在上位创新之外,必须有以学校为主体的实施机构下位创新的呼应、跟进、落实、遂行。

下位创新是对应于上位创新的、具有贯彻落实意义的一种自主创新,等同于我们所说的下位创进概念。职业教育实践的下位创进关键在于与政策要求的有机衔接、精准落实和创

新程度,要做到源于政策而又创新政策,基于政策而又超越政策。可以说,精神、立场、价值取向是政策引领的,而实践、创进、超越却是本己的、本我的。这种方向正确、方位在线、方略创新的下位创进,才是“是其所是”的应然遵循、“行其所是”的本然实践和“成其所是”的发展推进,才是遵道而不越矩、创新而能突破的范式实践和标杆样态。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三问”,强调要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五育并举”育人要求,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象为素质要求,与传承学校历史底蕴、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职业教育培养特色、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提炼概括、融合创新,设计建构出“金铁美强创”这一凸显职教特色的“五育并举”南工方案。这就是与上位创新贯通衔接的下位创新的典范。可见,“下位创新是职业教育个性化、特色性、能出彩的本真创新,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推动力、践行原动力和根本生产力”^[34]。职业教育只有大力弘扬并普及这样的创新,使之成为常态,带动更多创新主体参与共创,才能形成有利于职业教育创新涌现,不断推进和发展的新生态、新格局。

2.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三化”创进

“产教融合本质是校企组建的协同创新利益共同体。”^[35]“产教融合是指职业教育与产业界为了推动技能养成与发展而进行的资源优势互补的合作活动及合作关系。”^[36]“校企合作是指职业院校和企业界围绕着人才培养、技术服务、员工培训、资源共享、产品创新等内容,采用各种方式展开的互惠互利、互补互促的合作活动。”^[37]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三

化”创进,指转化、深化、创化。其一是转化。转化是一种正确占位。由单一定界办学向跨界合作办学转化,谋求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转化并非易事,它是深刻认知职业教育本质规律之后的办学理念更新,是探索比较之后的办学方式的调适,是特色认同之后类型教育的坚守,更是职业教育办学方向、道路、模式、特色的根本翻转和应然回归。其二是深化。深化是一种实质推进,体现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各环节、各方面如利益捆绑、协同育人、实质融合等的推进深化。深化是利益系统更紧密、协同共育更顺畅、质量效果更突出的系统征候和综合表现,是职业教育创新而后才能呈现的一种蝶变和创进。其三是创化。创化是一种升华之境。当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转化确立、深化推进之后,还要向着创化升级。创化即创新内化,一方面是创新,因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创新是达及“更好”之境的永恒动能;另一方面是内化,即将这种发展方式融入职教人的灵魂,织进职业教育的经纬,使之成为一种不变的遵循和价值坚守,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方式。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成为职业教育的一种价值共识、精神标识、特色符号和实践自觉。“转化—深化—创化”鲜明地体现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践创进过程,是职业教育必须永恒坚守的一种价值向度和根本旨归。

3. 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协同创进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战略任务。这是职业教育实践创进的新赛道,是新的“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的创新载体。它们“是职教共同体的集群模式和新形

式;是优化职教体系和类型定位的创新选择;是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载体创新;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创生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形态、新突破”^[38],是在先期“四合”基本制度认同和践行的基础上推出的进一步深化完善的举措。

一是组织机制建构创进。与单纯的校企双主体发展的单薄和政行企校多元发展的虚泛不同,联合体与共同体打破了双主体合作缺乏广度的桎梏,也因“市域”和“行业”等名头赋予的责任,使地方行政长官和行业领衔组织多了一份压力和担当,比之单纯的缺乏明确责任落位的“政行企校”的提法,在脱虚向实上更进了一步,因而也更令人期待、被人看好。而且这一创新形态呼应《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的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改革新路径、新机制,发挥城市承载、行业聚合、企业主体作用,形成了一个主体上更加多元、范围上更加广域、策略上更加集成、机制上更加灵活、联结上更加紧密的升级版共同体创进机制。

二是生态位的竞胜优势创进。生态位是一个表示物种生存空间的特性的概念,指每一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属己的生态位置。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在教育的生态群落里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而组建联合体、共同体的每一主体要素都可视为一个生态单元,合成一个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新的生态群。在生态学语境下,这种职业教育新的生态结构或生态群有利于增加“生态位宽度”,即指被一个生物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这种新生态的创构有利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协同推进、抱团发展,集成创新、共谋发展,是一个集成智慧更多、协同外延更广、整合资源更足、推进力度更大的新发展方式,更有利于职业教育生态位的拓展竞胜和创

新发展。

三是多元协同育人创进。职业教育是一个内部诸要素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和与外部诸系统之间动态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有机系统。“在职业教育的专业教育中,以问题为纽带,实现工作过程与知识、技能的联结,是职业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39]联合体和共同体就是基于协同育人目标结成的诉求相同、利益攸关、取向一致的系统整体。孙善学认为,它是由政校企行研园等多主体参与,资金、技术、资源、人才、政策多要素投入,采用实体化运作的区域性产教融合新体制^[40],目的是将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研究院所、产业园等多元主体凝聚起来,对生产与教育的多元要素资源进行统一整合与优化配置,形成协同共塑、优势互补的协同育人格局。

参考文献:

- [1] 操慧,林丽.新时代新闻学理论体系:语境、问题与取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1):23-31.
- [2] 徐勇,石健.伟大变革时代呼唤中国学术理论建构[J].探索与争鸣,2021(6):218-228+232.
- [3] 孙正聿.大学的好老师[EB/OL].(2022-05-23)[2024-02-01].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TU00Dc4NQ==&mid=2247490774&idx=5&sn=38e9f8801e8002b2607db66787f029ba&chksm=fc764048cb01c95ecd23e94ee7c4fd5a37586124ce765d15c1ed863f841948b13b0467b38156&scene=27.
- [4] 李泉鹰.高等教育学理论的本质、判定和建设路向[J].现代教育管理,2022(11):26-32.
- [5] 黄光秋,于洪生.以“系统观念”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J].山东社会科学,2022(3):34-40.
- [6] 张健.整合:职业教育研究的理论焦点和未来趋势[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9):5-8.
- [7] 张健.职业教育跨界理论:本质、价值与内涵[J].

-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9): 5-10.
- [8]姜大源. 职业教育立法的跨界思考——基于德国经验的反思[J]. 教育发展研究, 2009(19): 32-35.
- [9]郝德永. 课程研制方法论[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54.
- [10]李泉鹰. 高等教育学元范畴的探寻与确证[J]. 中国教育评论, 2020(2): 27-38.
- [11]列宁. 列宁全集: 第5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8.
- [12]李泉鹰.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前提性追问与辩证性反思[J].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2022(2): 57-67.
- [13]黄景容. 高等职业教育概论[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1: 50, 58, 64.
- [14][15]张健. 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适配理论论研究[J]. 江苏高职教育, 2021(2): 1-9.
- [16]徐国庆. 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需要[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1): 1-11.
- [17]李泉鹰.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结构[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5): 21-23+19.
- [18]郭凤志. 德育文化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7.
- [19]曾军, 林非凡. “化”作为方法: 中西文论互鉴的方法论反思[J]. 济南大学学报, 2022(3): 32-41.
- [20][23]郑筱筠. “导”“和”“润”“化”——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几点理论思考[J]. 世界宗教研究, 2023(7): 1-10.
- [21]朱康有. 文者, 贯道之器也[N]. 光明日报, 2022-01-12(2).
- [22]李泉鹰, 阮红梅, 唐德海. 教育为何要以人为本: 并非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0(11): 11-15.
- [24]严复. 主客平议[M]//严复. 严复集. 王栻,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5]伍德昌, 陈善光, 黄理稳.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概论: 第五版[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85.
- [26]谢俐. 补短板激活力强内涵增效益 努力办好公平有质量的职业教育[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27): 5-11.
- [27][29]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8]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1.
- [30]张健, 杨雨慧. 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下职业教育的发展审思与突破进路[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22): 24-31.
- [31]邱耕田. 整体性发展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28.
- [32]张健. 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须重视下位创新[J]. 职教发展研究, 2019(2): 13-16.
- [33]董云川, 周宏. 显性与隐性的牵引: 论教育研究的立场、取向与旨趣[J]. 大学教育科学, 2022(2): 12-18.
- [34][38]张健. 缺席与断裂: 职业教育创新的诊断与改进[J]. 江苏高职教育, 2023(3): 26-33.
- [35]李玉倩, 史献芝. 资源理论视角下产教融合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研究[J]. 江苏高教, 2021(8): 60-65.
- [36]和震, 李玉珠, 魏明, 等.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创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8.
- [37]徐国庆. 职业教育学基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303.
- [39]马成荣. 创业、创新、创优: 职业教育的新视界[J]. 教育研究, 2011(5): 58-62.
- [40]孙善学. 高质量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N]. 中国教育报, 2023-07-18(5).

Theoretical Creation, Cultural Creation, and Practical Advanc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ZHANG Jian

(Chuzhou Polytechnic, Chuzhou 2390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process of symbiosis, co-progress, and co-creation that relies on multiple factors to hone and empower. Theoretical creation lay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lays a guiding role, which is composed of integration theory, cross-border theory, adaptation theory, and typology. Among them, integration is the methodolog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ross-border is the esse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daptation is the regular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ype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ultural creativity is an upgraded version and fundamental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s means of educating people. "Creativity" refe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or the application of creativity. Its methods are: creativity is the nurturing mechanism for talent cultivation, creativity is the abandonment of innovation in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and creativity is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are the means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innovation is the means of promotion, and promotion is the goal and realization of innovation. The natural path for the innov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lower level innovation of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city-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a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creation; cultural creativity;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责任编辑:葛 薇)